春秋公羊禮疏

春秋公羊禮疏序

序曰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乙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迨至唐虞命秩宗典三禮而祭天地宗廟名器遂分爲天地人而三禮之名乃立降至夏殷互有損益商辛不道彝倫乖舛治法淪亡維時西伯目擊王章禮壞樂崩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官禮萌芽造端於此亦越武王克商反政當其所重民食喪祭文公繼志經曲粲然禮有五經吉凶軍賓嘉也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討不庭以嘉禮合昏冠父作子述蔑以加矣東遷而後九服徒存一綫未絕宗邦積弱盡失侯度親盡之廟不毀昭穆之主逆祀是祠祭不以禮而吉禮亡矣

亂聖人之制欲久喪而不能是喪祭不以禮而凶禮亡矣以大夫而會諸侯以諸侯而召天子是朝覲不以禮而賓禮亡矣作三軍作邱甲逾時不蒐而忘武備是師旅不以禮而軍禮亡矣取同姓以爲昏立妾媵而爲適是昏姻不以禮而嘉禮亡矣觀夫古帝王之經理天下也得禮治失禮亂得失之所關治亂之所本也可不慎與是以淫辟之罪多昏姻之禮廢也爭鬭之獄蕃鄉飲之禮廢也骨肉之恩薄喪紀之禮廢也君臣之位失朝聘之禮廢也由是觀之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尤急周禮在魯何以視爲具文也然道無終晦聖不虛生倉帝失權水精繼王孔子以有宋之裔生衰周之末自衛反魯道噎不行乃退考五代

之禮修六藝之文因魯史而制春秋焉賭東門化鳥之書創西狩獲麟之制五始提要三統參徵承百王而號素王總千聖而爲元聖經立九月道光奕世治國之體備矣生民之紀在焉在昔三王之道一質一文若順連環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捄溢扶衰非故相反亦所遭之變然也說者謂春秋爲漢帝制法故其制度文爲多所採擇魏晉而後沿襲相承元魏景明時孫惠蔚因禘祫上言謂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册考此二書以求厥旨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原夫公羊至漢始著竹帛鄒夾無傳嚴顏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讀亦失於是任城何君起而修之探東國之微言闡西河之至教依

經立注厥功偉矣觀其解詁言禮亦詳徐氏之疏乃詳於
例而略於禮未能如孔賈之該洽也今取徐氏之疏而補
疏之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便徵他議自鄭氏三
禮注晉宋諸志通典唐志苟有合於何義者罔不甄綜凡
以疏通證明而詳其論說云爾

嘉慶歲在己卯後四月上浣江都凌曙撰於粵東之節署

序

公羊之學蔽冒久矣言之失實者是蕞殘也議之蹈空者猶拾瀋也君子何貴乎講言自七十子之後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於是奮其私智創爲流說者有之師資旣無功力亦薄世有如仲舒之下帷邵甫之閉門知幾藏往而潛心大業者乎班固以董生爲儒宗王嘉以何氏爲學海後有作者漢儒弗可及矣若夫覗皮面墻要眇之論無由而知雖有日月之光盲者不能見雷霆之聲聾人不能聞是至明無補於瞍矇至震無救於聾聵也欲治公羊而末學膚淺亦終不能精已荀卿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速太史公曰約其文辭而旨博范甯曰君子之於春秋

沒身而已矣由是觀之口傳耳剽之譚無怪乎億錯之妄也大抵空言無補惟實事求是庶幾近之而事之切實無有過於禮者舊疏嫌其闕略故撰公羊禮疏十有一卷正徐氏解禮之失破諸儒持論之偏引据經史疏通而証明之復撰禮論三十篇都爲一卷又有緒論未著於篇而不盡涉乎禮者撰公羊問答二卷在昔荀爽有公羊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今自爲問答變其例而仍襲其名其間有與惠定宇先生之九經古義錢竹汀先生之答問相同者諸如此類一概從刪恐不知者以爲似伯尊之攘善矣蓋自隨唐以後儒者以爲孤經幾不厝懷何氏之學雖盛行于河北而北方之明公羊者魏梁祚一人

而已漢儒之書遺佚殆盡猶幸仲舒之繁露十有七卷尚在人間爰已爲之注釋固表裏而相資矣舉凡所著之書冀成一家之學不欲擅扯左穀爲三傳之調人先儒爲事莫詳於左氏義莫精於公羊春秋乃明義之書非紀事之書也若云紀事一良史之才已足何至游夏之徒一辭莫贊將謂春秋非事實不明孔子不能逆料邱明爲之作傳世無左傳而聖經亦因之而晦乎似非通論也春秋固無傳而明者也孔子假當日之行事而王法寄焉爾其事實不足繫有無之數也故公羊略之史重事經重義未修之春秋魯史也既修之春秋孔經也古者人君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左史其職也此指未

修之春秋而言若已修之春秋重義而不重事矣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事與義之辨豈不彰明較著也哉若舍公羊而求義是水行而棄舟楫也陸行而無橇檋也江河之惡沱不可知況滄海乎衆山之蒴嵗不可知況東岳乎然則公羊其治經之梯航也乎吾以為治是經者由聲音訓詁而明乎制度典章以進求夫微言大義猶魯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也僕以闒茸之資無摩研編削之才亦無游博持掩之好唯篤嗜公羊春秋覃精竭思力索有年矣然窮其枝葉而未及宗原是知執寸莛以撞鐘熯一炬而爨鑊其無益也明甚不有

賢哲何足以知春秋管子云老馬識途予雖駑駘亦旣爲之前驅矣士有志於春秋者倘或覽焉不致驚濵洋而悲歧道也乎

嘉慶歲在己卯秋八月旣望江都凌曙撰於粤東之節署

凡例

疏不破注向例如此今閒有未安者引先儒之說以正之實事求是非敢難詰也

注中雜引四代之禮不盡周制也可證者證之無則闕疑若舊疏槪以爲時王之禮殊欠明晰

注中如郊禘六宗明堂祥禫之制異議紛如今但取其合於何義者引一二說以證之餘則不敢濫登

疏中所引皆序而不斷然覩其去取亦可知從違之所在矣若臚列諸說而上下其議論是經說而非疏體

漢書藝文志公羊經傳各十一卷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以閔公附莊公也今疏之卷

數一仍何注之舊

春秋公羊禮疏卷一

江都凌曙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

疏班固白虎通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卽事天地沈約宋書禮志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樂資春秋後傳惟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晉竹書

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夏正爲歲首而秦譜至宣公初志閏月不惟改元又改歷矣萬民斯大學春秋隨筆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卽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白虎通所以有夏殷周之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已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

王之號與繼體改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

注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尙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尙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尙赤

疏伏生尙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二月爲正者當

用十三月也

注禮年二十見正而冠

疏荀子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劉向說苑周召公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又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白虎通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而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其不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又陽小成於陰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

注士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

疏注杜佑通典後漢何休冠義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爲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爲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旣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二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洒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閒爲冠者設北鄉筵又設賓東鄉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篋器設於兩筵又設罇爵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白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西聽命之禮賓冠者興西鄉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

鄉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鄉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即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酹地然後啐酒訖賓興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爲起若諸父昆弟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及姑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爲歡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

注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疏白虎通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

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叔仲季聽其所當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賈公彥曰殷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而呼之周文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

注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疏通典五經要義云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為禮之始矣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莊以莅之則民

不敬此人君早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或云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元皆以爲夏末衰亂簒弒所由生焉故作公侯冠禮明天子無冠禮之審又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受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故筮賓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者也今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采行焉

注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疏白虎通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爲天子必先試於士

禮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

注禮男子年六十閉房

疏白虎通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暖故七十復開房也

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疏白虎通會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

肖不可知也尙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范蔚宗後漢書光武十九年詔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荀悅論聖人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緒也春秋之義立適以長立子以貴是其言適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

注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

疏劉熙釋名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太卜疏按昭

二十六年傳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休以為春秋之義三代異建適媵別貴賤有姪娣以辨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絶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繆哉

注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

疏許愼五經異義公羊說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

子李百藥北齊書刁柔傳時議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適子立適孫無適孫立適子弟無適子弟立適子孫弟柔以爲無適孫應立適曾孫不應立適子弟議曰柔按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適子適子死以適子之子爲適孫死則曾元亦然然則適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百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

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据周禮然則
商以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以適子死立嫡子之子
爲適孫故春秋公羊之義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
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
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
適子孫死而立適子母弟適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適
子母弟本非承適以無適故得爲父後則適孫之弟理
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旣得爲
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
誼本不應適子死而立適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

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

傳子以母貴

疏陳壽三國志魏志注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据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

注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

疏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得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

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駮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晉書禮志哀帝即位

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曰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耶故當告於宗廟以先君之命命之耶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册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欲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毋乃不順乎宋庾蔚之謂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

注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

疏白虎通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褒其君謂之爲帝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爲同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譚公維私譚子也春秋曰葬許繆公

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公則釋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注禮公族有罪有司讞於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疏文王世子注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通典晉劉智釋疑問曰昆弟骨肉以罪惡徒流死者諸侯有服否智答曰凡以罪惡徒者絶之因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絶也舊說諸侯於兄弟有弔服服緦經素服而已不弔臨

其喪也諸侯之身體先君奉祭祀是以不得盡其情於
所絶耳然則不爲父後者則服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

疏釋名父甫也始生已也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
槁於義爲成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白虎

通告於祖禰廟

注以無諡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
不適同姓

疏白虎通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
獸別昏姻也故禮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

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又禮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
禮之稱字婦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
注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
疏通典皇后謚及夫人謚議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
共於廟定之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
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
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脩閨門之内則下以化之故
設謚以彰其善惡公羊曰葬宋共姬稱其謚賢之也卿
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
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
傳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葢以馬以乘馬束帛注此道

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賵元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

疏劉向說苑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賵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含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元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元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

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含禭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之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注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

疏干旄疏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

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
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
爲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
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
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鏘鏘是則
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
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
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
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
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
易春秋同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

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旣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注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

疏庾人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株林箋馬六尺以下曰駒傳大夫乘駒陸佃埤雅曰傳云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說文從句字音枸以駒血氣未定宜枸執之焉爾

注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事

疏士昏禮注束帛十端也孔鮒小爾雅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端謂之束媒氏疏昏禮每端二丈其餘行禮則用制幣丈八尺爾雅三染謂之纁考工記三入爲纁鄭注六入爲元

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此皆春秋制也賵猶覆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贈襚

疏白虎通賵襚何謂也賵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賵襚之

爲言遺也衣衾曰禭知死者則贈禭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賻賵者何謂也賻者助也賵者覆也所以佐助不給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賵貨財曰賻車馬曰賵

傳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注經言王者賵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

疏白虎通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

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

疏荀子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禮者政之輓也爲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注王者据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

疏詩嗟嗟臣工箋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疏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謹按禮王者所不純

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已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元之閒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据大行人之文以爲不純臣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爲賓主行禮是爲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爲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爲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

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皋陶謨云萬邦黎獻共爲帝臣是彼於王者皆純臣也書傳周公謂越裳氏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爲純臣故此所以正君臣之禮也白虎通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與凡不臣者異於衆臣也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

公子益師卒

注時恩衰義缺

疏大戴禮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舉有恩

有義有節有權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注禮爲父母三年

疏喪服斬衰章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疏荅云父至尊者天無二日家無二尊父是一家之尊中至極故爲之斬也戴德喪服變除斬縗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

注爲祖父母期

疏齊衰期章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疏不云祖
至尊而直云至尊者以是父之至尊非孫之至尊戴德
喪服變除齊衰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
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哭踊無數旣襲無變
注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
疏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
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正言小
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
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
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
其日月恩殺也戴德喪服變除其齊衰三月者始有曾

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注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

疏尚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竟賈子新書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為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為竟而後去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傳婚禮不稱主人注為養廉遠恥也

疏白虎通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

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稱使

疏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為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白虎通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

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没己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於渭

傳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

疏班固漢書杜鄴傳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注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

傳譏始不親迎也

疏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傳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司馬遷史記外戚世家故易基乾坤詩首

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爲兢兢白虎通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曲禮疏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

子則誰乎

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

疏荀子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說苑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柰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産未諭於傅姆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正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

授夫於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婦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外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注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疏許慎說文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通典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五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於庭殷於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於戶注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於

尸示其親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注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疏白虎通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之衰老代至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注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

疏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

正室喪服鄭注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
月而葬
三年春王二月
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
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
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
而觀之
疏白虎通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
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
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
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服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郊特牲疏尊賢不過二代者所以尊賢之事取其法象但代易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則不可盡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爲法也按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愼謹按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犨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

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据二王之後左傳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通典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說焉一云二王之後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据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商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二云三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之後爲三恪此据左傳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三云二王之後爲一恪妻之父母爲一恪夷狄之君爲三恪此据王有不臣者三

而言之按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爲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傳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殷夏爲三恪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傳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之

疏白虎通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

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也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閒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亦因喪質無般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王制疏諸侯奔喪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

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愼謹按易下邳傳共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奔喪又與

禮說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

傳天子曰崩注大毀壞之辭

疏白虎通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illegible]也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隕涕海內悲涼

傳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

疏白虎通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

傳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

疏白虎通大夫曰卒精燿終也卒之爲言終於國也

傳士曰不祿注不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

疏白虎通士曰不祿不終君之祿也祿之爲言消也身

消名彰漢戴聖石渠禮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曰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傳世卿非禮也注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

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
疏白虎通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
權擅勢傾覆國家又曰孫首也庸不任輔政妨塞賢故
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異義公
羊穀梁說卿士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
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
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而有賢
才則復升父故位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
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注公羊傳
譏世卿也
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

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

疏喪大記喪有無後無無主疏喪有無後無無主者釋所以必使人攝及其衰抱幼之義無後則已自絕嗣無闕於人故可無後也若無主則相對賓有闕故曰鄰里尹主之無得無主也穀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傳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

疏孟子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岐注悅

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

疏越絕書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彊者爲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

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諡也雜記疏按異義今春秋公羊傳諸侯曰薨赴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

癸未葬宋繆公

注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疏注禮天子至外姻至白虎通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左傳注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同盟同在方岳之盟三月者古者行役

不踰時䟽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

王制注尊者䟽卑者速䟽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

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

䟽注孔子曰至故也白虎通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檀

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

君之璜玉葬魯城北

夏公及宋公遇于淸四年

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

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於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

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

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

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

疏王制疏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愼謹按公羊說虞夏制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愼按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於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按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朝通名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注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疏按宗伯冬曰遇鄭注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

又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疏若今未至前所期之日及

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也所

以爾者遇禮易略既期未至故用簡易禮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弒隱公於鍾巫之祭焉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

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福

疏注男曰覡女曰巫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

招福也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家人疏男子陽有

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也不變直名巫無覡稱

疏注起淫祀之無福白虎通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徧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徧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秋衞師入盛年五

注二千五百人稱師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疏白虎通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於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

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羣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夏官大司馬疏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卽六軍也然軍旅卒兩皆衆名獨舉師者故易師彖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故吉无咎謂天子諸侯而主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兵衆之名夥矣正言師者出兵而多以軍爲名次以師名少旅爲名言師舉中言之也由此言之故以師爲大名

九月考仲子之宮

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

疏注考成也服虔左氏傳解誼宮廟初成祭之名爲攷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孫毓毛詩異同評斯干宣王考室也箋宣王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大戴禮成廟釁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

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
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
室中有司亦北面也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於君
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
燕君揖之乃退
疏注不就惠公至祭之漢書韋元成傳元帝永光五年
韋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
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册府元龜宋臧燾初仕晉孝
武太元中爲國學助教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
或爲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

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衞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祖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稱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

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志虞龢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考別宫而公子主其祀

疏注禮妾廟至禮也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疏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以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祔曾祖而祔高祖之義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耳匡衡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

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毋信
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

初獻六羽

注佾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六八爲
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
時

疏白虎通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也樂者陽
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
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
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
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

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蔡邕月令章句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佾八人每服冕而執戚

傳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疏五經異義王者巳有州伯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絀職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伯絀職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爲其威故抑之也明有所屈伯也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

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

注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

疏白虎通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

注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

疏注不言至文樂劉向五經通義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

疏注羽者至疾也樂師有羽舞鄭司農云羽舞者析羽宗廟以羽樂記德莫如文羽籥象焉五經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毛詩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大鳥羽

注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

疏黃佐樂典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爲樂也本於詩今之爲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禮墜而樂淫樂

節則禮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焉禮和則
樂是以心得其平焉斯須不違正樂則夷鄭之音無自
入也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
注故聞宮聲則使人温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
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
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脉
通流精神存寧正性
疏五經通義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温良而寬大聞其
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
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邢鄭綽五經析疑聞角聲無不惻隱而慈者聞商聲無

不斷割而無事者

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脩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紂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

疏注魯詩至琴瑟白虎通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

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又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

疏注王者至同歸春秋元命包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已爲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疏注叔姬者至國也白虎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强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

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又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於紀明待年也

疏注婦人至君子尙書大傳文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注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巳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

疏白虎通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聘禮至於朝主人曰不忝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注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已當之

疏王制疏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間

年一聘以至十一歲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愼謹按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愼同也

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注小序瞻卬凡伯刺幽王也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入年

傳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守祭天

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齋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

於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於禰祖用特是也

疏注有事至禮也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注柴祭天告至也疏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

疏注故謂至邑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

疏注禮四井至二里小司徒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方二里白虎通所以分陜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

國矣
疏注王者所以至黜陟白虎通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敬謹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尙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尙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尙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又所以不歲巡守

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主黜陟

疏注五年至而已王制天子五年巡守注五年者虞夏之制也

疏注歲二月至岱宗馬傳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詩含神霧五嶽視三公岱宗爲之長五經通義泰山五嶽之東嶽也爲兗州鎭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羣

岳之長也一名天孫言爲天帝孫也

疏注協時月正日書鄭注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鈌誤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守而合正之

疏注同律度量衡漢書律志云虞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十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

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

疏注歸格於禰祖用特王制歸格於祖禰用特注格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孔叢子巡守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

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白虎通王者出必告廟何孝
子出辭反面也事死如事生尙書歸格於祖禰十三經
校勘記段氏玉裁按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尙書改之也
何所据者今文尙書按馬傳作藝祖藝訓作禰何注竟
作禰從今文也
八月葬蔡宣公
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
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
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
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
疏白虎通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

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傳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

而葬不告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春秋王魯王

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

別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疏春秋繁露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

之義也

春秋公羊禮疏卷一終

受業儀徵阮福校